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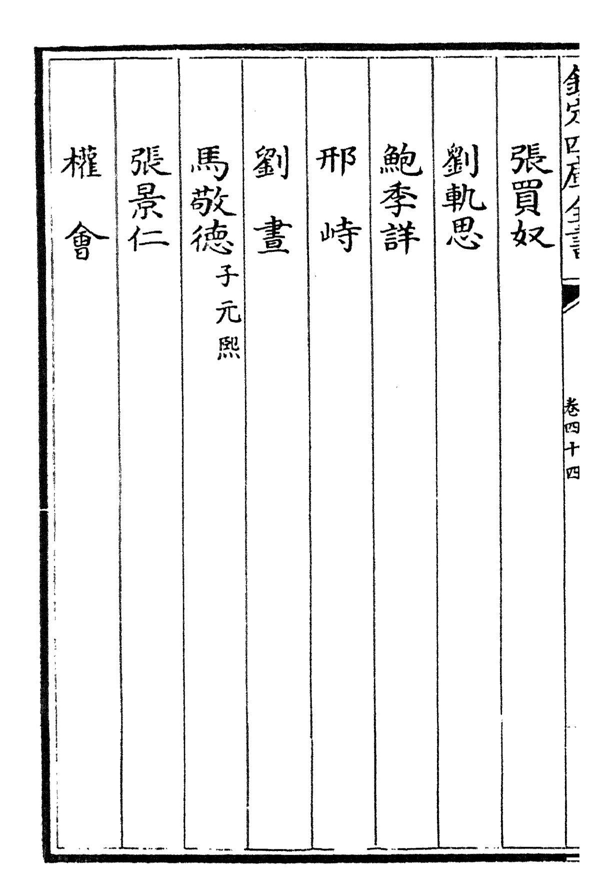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　雕

孫靈暉

石　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閒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

絶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予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

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

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强學若使貴遊之輩飭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疎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内乞食為資憩

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撿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

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

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

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

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兆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潜居

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敎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敎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贍廣平宋欽道及工

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刋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歷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

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楊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内外多所諳悉初為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車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為永安公府長

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
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
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
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
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
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
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
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

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

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
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
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
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
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
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
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

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為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

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聽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

之名聲甚盛歴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

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

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畫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

晝夜不倦解義為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為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

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毬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
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
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
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
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
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

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

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為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㸃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勑有司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禄大夫

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
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
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
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
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
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
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
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

見者為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黄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

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畫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並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為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

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㑹欣然演説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説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㑹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㑹方處學堂講説忽有旋風暫然吹雪入户㑹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為人占筮小大必中

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隷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晩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巳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龔聰敏精勤幼有成人

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刋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

學精力絶人負簦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辯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為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於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宫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

尋為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為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為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

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雖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宫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雖便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雖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雖與

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

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為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究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强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録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

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然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

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啟奏不合後主於啟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

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軍擢為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嗷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啟為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兖州刺史武都即丞

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㬋及

治下縣官㬋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亦知㬋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儒林傳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兄字下應有一仲字

徐傳業於李鉉沮儁○北史沮作祖

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臣範按齊制六尚書有殿中尚書但考邢傳不聞居此官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弟當作子

權會傳恥於仕宦○北史仕宦作左官

孫靈暉傳長樂武强人也○北史作武邑武遂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漉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勲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顔之推　袁奭　韋道遜　江旰　眭豫
朱才　荀仲舉　蕭慤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

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

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歳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慴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

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玆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沓𨗉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

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彦舉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

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

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

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慜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兖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

鸒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竝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録人亦有不時

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歴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為防河别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為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並

為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為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

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緼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

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
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
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
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
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
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
於兹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

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
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别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
哉書不盡意琛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幷州
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
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

釋褐盪逆將軍介朱仲遠牒為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為行臺郎中尋為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為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

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歳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叙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旣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

行耶遜感毋言遜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

傃遲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遲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

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罔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覩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茍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

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勑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説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歴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兹為昌會然白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寳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

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呑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説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鋭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脈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

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彤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

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毁肥遯之與賓王龝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憋用紀

年魏氏青龍羗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咸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

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

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没有餘責王充之非黄帝比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宫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虚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

輩棄家出家樂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
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
屈巳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
飛臺上銅烏遡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
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
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
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

二班勑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寛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

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
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
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
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巳絕東南白馬素
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
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
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
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仁自

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閒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秉查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

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
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
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
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櫂船得幸從此而
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
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
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

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

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刋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

存府閤即欲刋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為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

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鍼金紫光禄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

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

定遜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為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為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遜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為弟儁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遜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遜告其所為及珽被出遜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所

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遜弟
詧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歴殿中侍御史兼散
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
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遜從子顗字
君卿祖厥魏尚書為高祖所殺顗父濟及濟弟琰俱奔
江南顗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潁子大寧中
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歴瀛州外
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

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顔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

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
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慶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
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
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
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
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
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

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

除黄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

二十篇竝行於世曾撰覲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敎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推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

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

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為荆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並隸荆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嫡皇孫雖出封豫章王而薨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

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艎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衆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般謬見擇於人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童汪錡

闕

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慨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

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郢州行事總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疑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幷溺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蝯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都剟鬼錄於岱宗

招歸魂於蒼昊昕解衣訖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豺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蓋天道繼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俱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廛鼓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横骨邑閴寂而無煙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

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子女見辱見讎）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逷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劒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寃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

既平我師摟槽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懍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菩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甒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詔司

農卿黃文超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泰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壯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

懰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絶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顔牽痾痟而就路時患脚氣策駑蹇以入關宦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敎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

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自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為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夐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為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犇齊之心以

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譬欲泰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陽度山載而谷沉佯挐黿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舲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飈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謝黄鵠之迴集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

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已秪夜語之見忌寧懷璧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隣禍而儕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

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厠中褌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誠怠荒於政度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犇走向鄴寔未改於弦望遂闕文及都闕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遂無寒

爪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奔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奔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信謟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

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子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簒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鳥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

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
下甘為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劒莫抵掌以膏身委明
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
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玆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
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
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
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

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渡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並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黄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肝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

都官尚書盱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為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

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郁知許當是正疑是麞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為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槩交欵槩死仲舉因至其宅為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樊遜傳常為凡仲優饒〇一本作其凡仲以造氊為業常優饒之北史同

顏之推傳小注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〇按綏寧度三字未審毛氏本同

白詡拱以臨兵〇按此用顧榮事詡當作羽

郊鄉導於善鄰〇郊疑効字之譌

韋道遜傳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〇蕭疑肅字之譌　臣範按魏書及北史韋閬傳並云從子崇字洪基父肅隨劉義真渡江又崇二子猷之休之休之子道建道儒道遜之父不可考然當祖崇此云祖儒似有誤北史不載道遜

朱才傳字待問吳都人〇都當作郡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